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記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陜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亥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瀧瀧者驚虵出沒草間其人麃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觀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盡取之其勝文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
君爲人邕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
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
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
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湍洶湧之
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恠瓌偉
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
羈之氣若夫眈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蘙薈此則窮
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
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

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之地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間款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皷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殽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　虓虎視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愛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

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

物去鄉則貴誠然矣人去鄉則賤殆非通論尋常無聞之人以其富且貴雄于鄉鄉之人望而畏之一出本境莫知爲誰雖富貴之人與傭販等去鄉則賤謂此等人耳若夫名賢奇士鄉

寶吾之所薪嗚呼竒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竆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産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余舅光禄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

曲或以其負賤而淺藉之甚者至而仇之欲剗砍薙去之四方則閑其名若爭趨見其貌若知抑方聾之爲祥麟威鳳珍爲天下之寶何賤之有哉
主[illegible]後

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絶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恠不如石其妖艶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

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宕之恠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蓊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輙以永嘉山水物産爲第一宗喬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

十本於洲上遊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間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擁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受命不徙生

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為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為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文雅慕王喬美門子之道翩然有追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

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緊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斷斷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

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其又有不然者賢人君子非微而名與雖微而名之以爲旌也亦有非微而名之以責之備者如吳札之類奸回讒慝微而不名與雖非微而不名以著其惡之在也亦有微而名之以著其惡之在者如黑肱庶其之類名可喜也亦可懼也故曰美惡同詞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

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猺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畧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illegible]懷公爲之慨然而歎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

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文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姧回

饕餮秉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于是蒐輯散逸得其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于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善令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惡令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蘄以自

盡乎其心矜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盖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噫其可懼也已

重修觧州關侯廟開顔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下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觧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觧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樓樂者則始於國朝弘

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鐃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

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勳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勳庸在當時者身沒

而響徽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鮮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徽可以觀人心矣鮮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懻忮而好氣而慷慨敎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氷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瞫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

俠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慓忮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俠者非徒爲俠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俠之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

宗其族人如腹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
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
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
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
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
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
有童奴猒饜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
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
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
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

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絶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冑自十一世祖録事君而下之子孫

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棺瘞給各有差畧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疏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棺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渰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匯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盖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潴可防

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茇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麰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餕列舍相接蓊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捄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渰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

池而竇其東西隅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
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滃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
小堤以捍滃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
築之以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
而麥適登民讙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
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
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
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滃而田之家
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
溷瀆各效其職以宜地產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

隙地亦樹蔬匝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蠏
蠯蠃生生不淰於是即其地立爲義莊歲計田與埧
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
之振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
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淰曰救荒淰以其邑人
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
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蠃乏猶
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潴鉅
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
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

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豬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灾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踈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灾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强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豬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藪相聯而

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
者其不爲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
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
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纎毫皆割已之
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
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
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
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
進士磊落多才畧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
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顧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爲奇于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爲池間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爲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

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實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于斯之時孰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僬僬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壠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

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唫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爲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以癸酉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

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騂驊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于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線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滄溪翁儔以新阡記爲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于公矣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

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
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旣毀而易之以木皆
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木橋又不一二歲
又壞壞則輙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
民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
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
能辨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
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于四方共得若
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
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

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甞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後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吳君鎭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絶不相値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于一橋之成

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屋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阽苦則瞀瞀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屋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吴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而白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誇誕然跡其料穰惡節贏縮權取予亦有道焉

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遂不敢言治産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氓俗庶人勤膂力盡山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糜而儒生欲槩以一說則過矣吾鄉吳翁衆所指爲朴忠長者然翁自少上治産累數十年遂以貲雄邑觀翁所爲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予之爲取能擇人而任時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不能訾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別業於徐湖之上穿池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

地爲葬所雜植材木蓊然塋竁美道室廬門垣既周以固朝夕徃游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苦其心神豫憂逆數動輒爲門戶千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睹而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巳見而尚持籌操鑰勾較米鹽斤斤如不及不自虞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產者恒態吳翁乃於生時預爲葬地其營壙也如營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壠之

間不爲之悽愴悲懷而顧以爲適頗似能視死爲歸
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者
其與没溺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可
數畝材木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若
干畝帶墓左右以翁之力能自後其墳墓而所爲僅
若此此又可爲世之破産厚葬虛地上以實地下者
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求余記其墓余不
能辭也爲之書若其世系履歴子姓之詳則銘誌具
存而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事儒生
所不窺故皆不書

朝陵起于東漢顯宗士大夫之墓祭則西京有之矣今之祭墓若皆墓祭內時亦此云然于廬未為得體誤

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故雖好古執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墓在某地干墓左个有廬若干楹歲時上冢則血牲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陳君萬秀葢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錡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與余父游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詣余請記且寓以書曰嗚呼萬秀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朽然子孫煢煢之志竊願徼惠於君子錄其一二事可紀者而鑱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人其無忘乎

按狀筠軒翁名師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之休寧其里曰滕谿若干世又自滕谿徙宣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有為翰林學士者勝國時儒人定宇先生櫟寔生其族載在譜諜翁為人倜儻好義歙人多賈而翁故亦以賈業翁在儔輩中岸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間尚源姚賊群起流刼徽郡以旁近賊故徽民為兵守險扼鋒翁與在行間師克捷翁以功多有司給銀牌一為賞辛巳歲

今上即位迎

毋后於藩道江徽當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擇部民爲衆信者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且憊觸熱旦暮馳至大洪嶺病死郡守賢然遣人舁其棺還之家休寧令給銀爲埋具以旌之翁以此庶凡兩從王之役然姚源之役縱橫鋒鏑間去死隣耳翁竟生歸且受賞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間絶非險阨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某日年幾十有幾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徽之俗猲獷喜鬬小睚眦則叢然挺而相擊然用之於義亦往往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春秋之義以

王事出疆而死則爲之加等此固爲有列於朝者言也其亦可以通之庻人矣乎余既哀陳翁死役之義而矜萬秀之志故爲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瑾萬秀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歆

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歈擊詠歌其音鏗
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
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
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揉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晝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刓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殫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況聲利之餤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恠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先生八言
讀人如此

洙泗之濵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

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汩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與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洌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

原本

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創爲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然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于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禋爲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蝉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

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
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
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
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
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
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
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
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
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
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

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恠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

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

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
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
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
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
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
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
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
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
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
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

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遥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鬪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䀮䀮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鬪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

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坱漭憑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觀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

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五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卜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絶莫知其義其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閒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洒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

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後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秖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闗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

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畢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鶩文詞之博而秪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秪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爲屬邑而

學宮圮壞不葺
午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
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
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萁而視
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錘維揚曹鸞于是戟門壁池簨
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
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夭
如之容其與古之
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
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焉

者淫之俗古稱和柔而淫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
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
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
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
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
皆曰
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
庠序者淫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
首善自
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淫爲甸

服去

南都三百里而近是

國家之所

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

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方使人皆曰道德

禮樂經術之興于

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

午山公使學官維暘與諸生張鐄來請記余樂爲之

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

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脩學始

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都督紫江沈公生墓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

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髆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礌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㝡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脅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洛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

此處承接敘法太拙齊竟是八股文字矣當須錯綜爲妙

爲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箐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刼大掠燒城掊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鬭黨鬬讐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績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爲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渠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

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黄馬蟄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齁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

准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叅將嘗奏言於
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隷之土官而猺獞地隷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隷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

前皆序戰功惟此呈易載各戰及後記敘法有二事見公之算略而善揣事情一段劉諸節插入手中間此等錯綜須得之史記令人文字凡換序斷續不在前則在後不相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

看中間錯出之法也始此亦難言矣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塋竃卧而飲酒此山澤自
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
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
顴頩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諧笑臧獲
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
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
應機腠裏谿谷飛箱綱絡神鬼不能測或誚公譎公
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
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釁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
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渌里北睇龍山左黔右

贊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
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
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詎不
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隷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
爲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
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綰河洛南隮

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逆來諸費轇
轕百出天下有難則徃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
土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
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
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
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疇沃清錢穀息
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
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大叅劉公憲副傅公各是之於
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横廣袤則量人展其
能方弓勾股則筭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其

事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目其
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以衍原
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
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
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
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
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稅
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候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
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
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

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翺有平賦書元稹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强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既訖事迺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樂成難與圖

此作文之法猶田本授式之事而更以便式則不待牽他多而更之覺可知矣

始顧不信哉顧不傒哉安侯名如山巳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叚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

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徼倖之嫵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閫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覊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烏之誣其夫以盜

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廵按陳君蕙詗得其事島與其黨皆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

而必不能遮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旣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爲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redacted]姓其夫[redacted]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redacted]鎮也

鎮江府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蚤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爲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

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撓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爲私鬭甚者搆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鬨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辭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詰絶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而

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爲瘇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旣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諗於衆曰吾欲祛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令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廪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啓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

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天
此二敝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
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
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爲茲邑利
也而又何病乎衆讙然曰候議是候又以丹陽水陸
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爲豪民所擅與蘆洲同
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
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
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
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句

其羸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畧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旣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

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

主碑事迫于詞故先生再三若再通篇法深明不書之碑之意末兩段于二生之言而以一句收之不得已而徇其請耳

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學正黃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學正黃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己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爼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

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旣重且專其居官
也又久而信是以往往能精思竭慮務盡其才之所
極爲百姓立殊絶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
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
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
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絶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
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絶故不書也
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
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主於約己寬民與之休息然
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絶功德加於細民而歎然

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後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勸之竹帛而銘之鼎彛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齗齗不可理以柔道干

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深不可治廣德盖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壹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至誠鎮靜故不擾而事集焉至誠故不怒而民威焉是以侯既去而人懐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盖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

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
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說

晉齋說并跋

聖人作易以陰陽别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
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
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强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
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
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
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歛而

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爲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爲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蓄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沉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爲之說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爲之說也亦水西實爲之請後余文而成水西巳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

否也水西績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稱其志式穀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爲師曾勗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曾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爲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爲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爲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

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爲之字麟曰趾卿鸞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爲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盖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爲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

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盖不空者眞空也無住者眞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説旣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説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

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内輯外捍合聯爲
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其爲瑞也特見于武臣之
家矧今
天子歛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
爲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爲天下之瑞
焉可也昌黎以爲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
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
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
以鍾之也且夫武臣多愎忮喜鬭而史稱北平爲將
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

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寔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怍而吳君豈第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

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猶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爲隙遂以私忿隳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寀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

夫平書以望之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八